



徐则臣 (连载 1)

喂奶的时候不宜说话，乳房裸露在外，说什么都别扭。初平阳闭上眼，回忆那两只乳房，毫无疑问，它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之一。五分钟的时候，他听见舒袖说，平原，咱们换一边吃好不好？十分钟的时候，他听见舒袖说，儿子，你又睡着了？醒醒，我们不能在叔叔家睡。

“困了就让他睡。”初平阳转过身，舒袖正弯腰抱着平原，打算把他晃醒，但小家伙睡得香甜，两只胳膊放松地垂挂下来。“把他放床上吧。”初平阳很想叫出孩子的名字，可是到了嘴边又咽回去，有种自己的儿子被别人生了的古怪感觉。

“对不起，儿子昨晚被我搅得也没睡好。”舒袖说，“那就睡在沙发上吧，没带尿布，别尿了床。”她转身将孩子放到沙发上，脱下外套给他盖上。

初平阳从后面抱住她。他知道自己不该伸手，他还是把手伸出去了。哺乳服的扣子舒袖还没

来得及扣上，两只乳房从衣服的开扣处露出来，一大半都被初平阳握在手里。舒袖在嗓子里叫了一声。初平阳慢慢地把她翻转过来，看着她躲闪的眼神，然后低下头含住了乳房。舒袖听见身体里那台生锈的马达重新发动了。“平阳，别——别，别，这，样。”她的声音如此不自信，她必须把眼睛闭紧才能想象出一个完整的男人。这个男人像儿子一样叨住了自己的乳房。她把十指插进初平阳的短发里，把他的脑袋往自己身体里摁。她反方向地把自己拉成一张满弓，想把自己射出去。我不该在这里给孩子喂奶的。哪怕你觉得我不要脸，我们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了，可我真的只爱你一个人。这是舒袖被放到床上之前想的最后一个问题。她的头脑已经转不动了。

她被放在床上，但她不允许他离开她哪怕一寸。她把头摁在她的乳房上。吃吧。她说：“我经常恍惚，以为吸吮我奶水的人是你。”初平阳用手霸占着她的胸，嘴放到她的脖子上，舒袖电击一般抱住他的后背，“平阳，耳朵，”她说，“我要你的耳朵。”初平阳把耳朵送到她嘴边，被一口咬住。他腾出两只手开始脱她的衣服。非常好，天不凉，裸露在空气中的皮肤依然保持了良好的色泽和弹性。他的手在所有裸露的地方慢慢走，所到之处他都感到舒袖在抖，他也听见了三年前她身体里熟悉的马达声。脱她内裤的时候，舒袖说：“门。门。”

初平阳起来关上门，插上。舒袖已经把自己埋到了被子里，被子拉过头顶。初平阳看着呈现出一个女人形体的被子，站在床边把自己脱光了，拉开被子一角钻了进去。在被子撑起的黑暗世界里，舒袖抱住他，她迅速升高的体温让初平阳后背出了一层汗。他们沉默，

在黑暗中寻找对方的舌头和身体，他们是两个劳作的人；直到他的手触到了她湿润的两腿之间，她才像缺氧的鱼一样把嘴伸出水面，在被子外边张大嘴伸长脖子。她说：“啊。”

“你想到我里面来吗？”舒袖一手端着初平阳的一只耳朵，把他的脸捧起来。

初平阳看着她，细小的皱纹已经出现在她三十岁的眼角。他的右手拿起她的右手，放在他的下身上，他说：“放它进去。”

三年了，他完全忘记了那种神奇的做爱的感觉。他觉得进入她体内的不可是他身体的一小部分，而是他的整个人：从脑袋开始，一种被拥抱、包裹和需要的紧张与温暖逐渐覆盖他全身，随着他进入越深，身体被覆盖得越多。几乎是透明的覆盖。然后，他听见自己身体里的马达也响起来。

他的耳朵一直在她嘴边。她遵循一种节奏艰难地说话。她说，平阳，我想你住在我身体里。她说，我想吃了你，我想吃了你的耳朵。她说，我想把你放在身体里带到全世界去。初平阳想，这话应该我来说，可是，如果我住在你的身体里，我们该怎样才能到耶路撒冷去呢。他们协调地动作，支离破碎地思考和感受，像一对即将烟消云散的亲爱的敌人。后来，他几乎是咆哮了一声，结束了。他最后表情怎么看都像一个坏人。这是几年前舒袖说的，不过舒袖接着又说，我是多么喜欢这个坏人哪。

他们躺在一起，他想起他他甚至都没来得及认真地看一看她美妙的三角洲。他把手伸到她小腹上，她抓住，带着他在丰饶的土地上缓慢地行走。一条十厘米长的疤痕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生平原的时候，脐带绕颈，”舒袖说，“挨了一刀。你不觉得，”她看着他，“我已经是中年妇女了吗？”

中年妇女，一个残酷的词。所以她用调侃的口气来说。他摸着那道伤疤，一个生命的诞生。他又兴奋起来。他把她的身体扳过来，两个人面对面，他像回家一样长驱直入。她的下巴抵住他的锁骨，那个凹进去的空间还和过去一样适合她的下巴。她胖了一点，而他瘦了。在北京的时候，有一回初平阳就说，这两个锁骨是为你生的。

也许还应该第三次，但第二次即将结束的时候，他一歪头看见了躺在沙发上的平原。平原醒了，正歪着脑袋睁大眼睛安静地看着他们俩。初平阳觉得那应该是自己的儿子，他不该叫周平原，而该叫初平原。他的动作慢下来。舒袖睁开眼，问：“怎么了，你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他回答。

重新快起来，但很快不得不慢下来，他闭上眼也遏制不住自己走神。这孩子有他自己的父亲，这孩子一直看着他。这不是一个道德和伦理的问题，也不是一个干净与肮脏的问题。初平阳不这么看。这是一个单纯和复杂的问题。他们这样重叠着运动，尽管他们身上遮挡了一部分被子，他们的这种行为对一个一岁孩子的单纯的眼睛来说还是太过复杂了。假如平原现在能思考，他也一定理解了，何况他根本没能力思考。他被迫看见。而他，初平阳，将一个复杂的世界强硬地推到了一双单纯无辜的眼睛面前。初平阳觉得下身的力量开始溃散，像一股烟丝丝缕缕地飘出自己的身体；那东西在软，带着愧疚和忏悔。这孩子在证明，她不再是他的了。

(未完待续)



陈彦 (连载 29)

安北斗从医院出来，又到县公安局、法院走了一趟。虽然他们这些人把一个基层小公务员完全不当一回事，连坐都没让一声，可他还是基本问清楚了，这两天没有北斗镇的人来告状。他让招商专干紧盯着县委大门，自己又到车站溜达好几次，还把凡能找到的私人旅店，齐齐篋梳一遍。最后，在车站背巷一个叫迎春楼的小旅馆找到了温的踪迹。初七下午五点左右，温如风登记入住过。听胖乎乎的老板娘讲，这人一住下，就问医院咋走。出去一个多小时回来后，要了些开水，啃了半边锅盔馍，就睡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大概五点多，急急呼呼退了房，应该是去了车站。其余的就一概不知了。

难道这货又回北斗镇了？

他急忙把电话打回镇上，让去温家看看。附近邻居说好几天都没见温的影子了。找花如屏问，她还反咬一口，说还想问政府要人呢，把人打成这样，连话都没有。坏人又是拉客，又是放炮的，这是要把人朝死里气是不？你给镇上说，温如风死了！

线索就中断了。

死，温如风是不大会死的。

安北斗仍然没有放松警惕，继续在满城搜寻。直到南归雁从市里回到县上，他们研究了半天，才觉得事情可能不妙，温如风不是到市上就是进省城了。可地方那么大，怎么找去？南归雁给母亲守了三天灵堂，已是疲惫不堪，说着说着就睡着了。最后是安北斗拿了主意：“南书记，咱们还是先回镇上吧。你也好好休息几天，缓一缓，一旦有动静，我立马出发。这样大海捞针不是个办法。”

南归雁也急着想回镇上开会。眼看上任三个月了，都希望看到他的新思路、新作为。这次春节回市上，在伺候母亲的同时，他也找一些能干人聊了聊，就北斗镇的现状，勾画了一个基本蓝图，正想回来大干一场呢，就说：“那咱回吧。北斗，你还得把心思放在温如风身上。市上那边我给同事招呼一声，问题不大。你准备进省城。北斗镇的任何发展，都要建立在稳定基础上。有人在外面闹腾，就整得鸡犬不宁的。不仅分神分心，而且还影响招商投资形象。我们必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。”

他们返回那天，不仅县城大雪纷飞，而且连几十公里外的北斗镇也下得能见度不到两米远。天地混沌一片，雪花也不知是从天庭倾覆人世间，还是从地下飞扬重霄九，崇山峻岭顿然消失，万径沟壑顷刻填满。雪住后，公路上的冰溜子足有上尺厚，弄得好几天进省城的班车都来不了。

暴雪后的天空，纯净得就像湛蓝的画幕一样，纤尘不染。安北斗呵气，又把观测仪架到了阳山冠上。他是披着被子在那里观测的。尤其是正月十六晚上，他甚至还观测到了一颗很小的行星，在金牛座的位置忽隐忽现。他是有野心要在这无际星空找到一颗属于自己发现的星体的。这大概也是许多天文爱好者的平生意愿。就在他有些兴奋于这颗星体的异动时，南归雁突然派人来喊他，说温在省城出现了，闹得动静很大。

他回到镇政府院子时，南归雁把行李都收拾好了，说话很激动，并且手都有些颤抖。吩咐安北斗跟他一起连夜上县，明天一早到省城领人。

这次跟他们同行的还是何首魁，县局给老何下了死命令：必须配合镇上去领人！老何把偏斗摩托都发动了。

17 省城

温如风平生还是第一次进省城，没想到世事这么大！客车把他拉到五一停车场，一下车就找不到方向了。他到处问省委在哪儿，政府在哪儿，法院在哪儿，这身穿戴打扮与神情，让被问的人都有些莫名其妙，也就有点把他当神经病看待了。打问半天，有人大概指了一下：往城里走！他勉强摸进西城门，又沿路打听，多是些生冷蹭腿、爱答不理的人，气得他在心里老想发飙。乡下人问路，有时都能帮着送出几里地。西京人咋是这神气，像是谁没打招呼掰了他的馍，比吃了炸药都爆裂，开口就是你弄屁的嘛，问省委，那都是你问的地方？有的还“快僻僻死”，只能问出一肚子气来。因此，他就尽量少问少打听。自己认得字，就在公交车站找，总算把那些地方搞了个大概。然后决定先朝省委走。从镇上情况看，书记比镇长管用。有时书记硬来，镇长吓得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县上也是书记比县长牛。省上自不必说。他走前牛存犁就曾给他灌过药汤：弄就朝大弄，弄小了尿不顶。

温如风拐弯抹角来到省委大院门口，也看清了那块高高大大的牌子，但已是晚上十点多了。路灯昏黄，人烟稀少，只有穿军装的人，还笔挺地站在大门口，是鸟都飞不进地严阵以待着。他朝当兵的跟前凑了凑，大概还有四五米远，人家就让他止步了。他也觉得这时不能再打扰，就准备就近找地方歇下来。

(未完待续)

去老万玉家

张炜 (连载 75)

个人：“公子，我夜间会想起一个人，就是待你如同父亲的吴院公。这位老兄如来沙堡岛，又会怎样？他也许有过那个打算！公子，他真的到来，我们会成为朋友吗？”

“会的。你们一定会的。”他这样回道，其实并未细想。“哦，公子竟然这样自信。不过我倒要好好想一想呢。我知道那是一个倔犟之人，善于深藏私密。他有许多话没有对你说，也再无机会对别人说了。不过咱们还有时间，可以慢慢猜谜。”

“这个，大人，老院公从来不曾瞒我什么。要说最亲的人，除了父母大人，再就是他和奶娘了。啊，我不知奶娘如今怎样。”他不再说下去。冷霖渡的手按在胸部：“那个舒铨是残害你们全家的毒手。当有雪仇的一天。”“吴院公说一切还要寻找，要有最后的证据。”冷霖渡冷笑：“你们院公太书呆子气了。世上有许多事原本是无从对证的。”

舒莞屏站起，对方按他坐了。“随便说说。还从战事说起吧。时下看，不过是缓解，而非拆除了巨雷引信。想想看，只要新军还在，青州旗营还在，我们就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。”舒莞屏沉思，问：“大人认为大战何时会来？”“说不好。这要看革命党人在北方能否立足，还要看我们是否坐以待毙。”“我们当不会主动开战吧？”冷大人答非所问：“这次实在过于

侥幸。大公想在前面，她是最有心智的人。哦，我们扯得远了。”

“大人，大公太操劳了。”舒莞屏这样说，看到对方鼻侧挂上了明显的笑意。“公子这样牵挂，好极了！大公东西奔走，大城池和行营那边，每日多少大事。”“大公啊！”冷霖渡直眼看他：“说到这里，我倒有个提议，公子何不趁休战之日出营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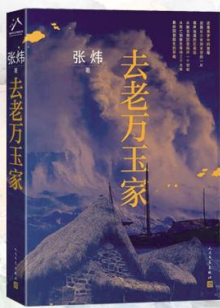
舒莞屏觉得他的目光呈微微火色。“我去大营？”“嗯，那还太早。”“我只想去大营。”冷霖渡摇头：“日后自有安排。喏，夏天该去浪荡岛吹吹海风。公子去了那里，回来就是另一副模样了。”

舒莞屏未置可否。那个神秘的岛屿只远远看过，见来往渡轮停靠码头。不过登岛的事，他还没有想过。“只是，我不知大公何时习练洋语。许久未见大公了。”冷霖渡马上说：“嗯，你可随时启程。”

舒莞屏去提调那儿，说了浪荡岛之行。小棉玉一脸讶异：“去浪荡岛？现在？”“是的。”小棉玉看着屋角出神。出门时，她脚步迟缓，一直将他送到路边：“到了那里千万小心，我是说，保重自己！”

第十三章

从南岸看浪荡岛并不大，登上才知道它足够开阔，而且十分秀美。它是东西长南北短的椭圆



只想大城池的烛火就行，它照耀他们的甲冑和手里的矛枪，让人在泼来的镪水一样狠毒、雨点一样密集的箭簇中不畏不惧，爬着滚着趴着猫着，一个饿虎扑食冲上去，咬破仇敌的喉咙。他们双手如铁爪，牙齿似钢刺，谁敢挨上他算计他侵犯他，无论哪路野种仙妖山魈，瞬间一命呜呼。

雨后实在舒爽。夏夜蚊虫和小咬难以抵御，府中上下为对付这样的夜晚想出不少方法，最终收效甚微，直到有人发明了艾草火绳和野蒿膏。大药堂的女总管平时无所不能，夏夜却未能讨得大人欢心，他们不断挥手叫骂驱赶虫豸。大人给大药堂颁令：必须快快驱虫。女总管急得腮部肿大，被蚊虫叮过，痒痒难熬，整夜不眠不休，与几个老工匠一起，熬制出一种薄荷野蒿膏，抹在手上颈上胯部肘下，虫豸避之不及。

舒莞屏因为大药堂送来的药膏，不再受小虫折磨，趁雨后凉爽加紧译制图谱。进展甚微，因为所涉实在超出了他的智识。没有足够的工具书，这是至大难题。他多次想让小棉玉带他进入冷大人书房，却难以启齿。战事缓解，雨后清凉，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气。凌晨时分，冷大人又能够与舒莞屏长时间饮谈了。

这样的夜晚实在难得。他们一起讨论图谱中某些棘手的译法。冷大人总能在无路可寻处独辟蹊径。“大人给予的，远远超出了同文馆。”“若论习练西洋诸事，那是个好地方。舒府大人为你择此佳处，再好不过。”冷霖渡双唇抿成一条线，看着他。

舒莞屏的思绪回到南国岁月，眼前闪过那个金发蓝眼的亨利。回忆这位年轻教习，让人时有迷惑。这个夜晚，舒莞屏仍能记得亨利发出的轻叹。

冷霖渡始料不及地提到了一